

# 新加坡作家協會

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

学习现当代中国文学，首先是从基本的知识、概念入手，但在这个解读基本知识和概念的过程中，应要引入一种警惕的思维机制；另外，要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容与特点，探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，虽然远在南洋，并没有因为地理的距离而受到任何影响，我们有学者、评论家杨匡汉教授飘洋过海专程来为观众主讲与分析。

2007年1月20日由南大孔子学院、新加坡作家协会、锡山文艺中心及随笔南洋网联办的**文学讲座**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新加坡作家协会学术顾问**杨匡汉教授**在新加坡主讲“**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挑战**”。孔子学院可容纳百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，杨教授在丰富而紧凑、夹叙夹议、娓娓道来的两个半小时演讲中，与新加坡华文文学爱好者作深入的交流。



杨匡汉教授（左）与讲座主席王永炳博士



讲座现场：参与者专心聆听



主办单位与主讲嘉宾在孔子学院留影  
前排左起：田流、希尼尔、杨匡汉教授、烈浦  
后排左起：艾禹、郑景祥、许福吉博士、钟韵宜、陈清业



杨匡汉教授置身于双溪布洛的热带雨林中

报导：

## 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挑战

### — 杨匡汉教授讲座印象 —

● 孙爱玲

1月20日中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杨匡汉教授，在孔子学院发表了精湛的演讲，题目为“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挑战”，教授的开场白语重心长，他说我们不能集体遗忘，对走过的历史应该记住，例如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，很多票投到张国荣和王菲，而不是胡适、梁启超、钱穆；第二不能集体狂欢，50年代大跃进，一地产多少亩水稻，一夜写十首诗；再如近日选红楼梦新秀，85%没看过《红楼梦》，都是基本要思考的。

他提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整合与思考，整体性的思考。首先在中国和国外的背景下，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版图和文学发展的空间，比较中国翻译

外国的文学有十万多种，而中国输出的只有 1 千多种，因此对西方文学了解远超出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；第二目前文学研究存在历史隔断、地理切割的问题，在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面，只有论中国大陆，缺乏了香港、台湾、澳门的部分；或只有汉族部分，没有满藏蒙回少数民族非主流部分。第三要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，考虑多元共荣的范围，要和政治拉开距离，不能成为政治的宣传品；也要改变为市场服务、为赚钱服务、为消费写作急功近利的观念。第四文学学科分得太细，自立门户，各自为政；以往文史哲不分家，如今分工太细，此外研究课题偏重一方，如在网上一统计一下博士生研究张爱玲有 420 人，研究鲁迅有 7000 人。

杨教授提出整体性的“当代中国文学”概念，有五个内涵，是颇能让我国作家和评论家深省。第一个内涵是当代中国文学要“一体多元”，那是指中华性的一体，多元性的展开，虽针对中国各省各地域而发，但对中港台以外的华文文学而言，从多元透视整体中华性内容，发挥其一体多元，也是可取的。第二个内涵是“五族共和”的文学，他说唱得美妙的夜莺可能是来自“康定情歌”和“大阪城的姑娘”，如姜戎的《狼图腾》就很有特色。我想我国四大名族的文化特色，在文学中大可尽情取材。第三个内涵是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学，不同作家写出不同的文字，强调彼此的不同才能达到一个和谐。第四是“人本和生态平衡”，从层次、思想、宗教，无论形而上形而下，尽量拉近距离。以上两个内涵我们都可效法和运用。最后是“当代中国文学”是一种母语思维的文学，奇妙之处是华语母语思维具有历史生命、文化悟性。

提到中国作家这几年来的努力，他举出多部用 20 世纪背景的小说，其中有铁凝的《笨花》，写华北大平原的村庄“笨花”的习俗生活，考察了乡土民俗写成；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通过动物变形，写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；周大新的《湖光山色》写湖南的乡村蜕变等。对作家的勉励，杨教授用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引申，他说金是思想含金量；木是人格精神支柱；水是活水，灌溉万木；火是激情，内在温暖；土是本土乡土，具民间色彩。

2007 年 1 月 22 日 转载自《联合早报》